



小病琐记

□ 彭湘

久居乡村的人,刚离开了那片湿润的土地,总感觉城里的四周有些局促。喧嚣的路人和车流,憔悴了的路旁的灌木丛。枯黄的树叶,在地上翻腾几下,飘飘摇摇地坠落了,无声息贴在温暖的水泥地上。

或许因天气过于干燥,以往难得感冒一次的我,最近嗓子哑哑,咳嗽不止,尤其在晚上,漫漫长夜,喘不过气来的滋味压在喉里,心口似乎抽得紧紧的,让人承受不了这样的折损。“目昏思寝即安眠,足软何妨便坐禅”,疲惫困倦之至,我开始深深怀想健康无恙的日子,身体上的安康,该是上苍送给人们最重要的礼物了。

傍晚,坐窗前,暗黄的夕阳照进了飘窗内,似乎在无目的给人织着一些迷糊的事,房里有点闷,但又不好

开窗,外面空气太混浊,灰尘漫天飞舞。渐渐黑下来的房子,几点零星的灯光,街道的嘈杂一阵阵袭来,来往如梭的车流总也没有停歇的时候。抬眼望去,附近建筑工地上棚里溢出一些烟火气,工人来来往往拖着铲车,已到傍晚了,也没有停下。

冷冷的黑夜在街上移动了,街灯投下了一层黄色的晕圈。夜深了,身体仍不太舒服,又无法入眠,只好读一些闲散的文字,聊以打发这闷透的时光。黑蚁般的字粒,在眼中踟蹰前行,但是字里行间蕴涵的深意却不愿费心思去悟透。喘息了一会,在书中看到吴文英的《莺啼序》,“寒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真是“病床上织锦绣”,一生凄风苦雨中的荡漾,枯

叶般的身世,让词人经历伊人逝去后,多年后在一个暮春时节,凭吊逝去的伴侣,是为真性情了。或许,感伤的心灵,因为在病中,词人身上显露得更加沉重。

而世人事也常常如此,身体生病了似乎看诸事不顺,心境和脾气也与往常好时有了两样。鲁迅先生说过:“生一点病,的确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要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是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如果只是一个病,无大碍,没什么心理负累,还可以让人修养几天,省去了一些繁琐的杂事。工作上的同事,家里的亲人也多了几分关心,让

自己可以得到些许心理慰藉。

咳嗽几天,在吃了不少瓶瓶罐罐止咳糖浆、消炎之类的药后,还一直未见好转。晚上,母亲听我老咳嗽,吃药也一直不见好,她说应该是虚寒久咳了,便煮了一大碗的生姜、胡椒汤,热气腾腾地。姜花浮在胡椒汤上面,闻着,有一些醇香,喝下去,一会大汗淋漓,头脑发热。到床上睡一觉,竟也是少有的踏实,到了第二天,明显感觉身体轻松多了。也不知道是开始吃了药慢慢见效,还是母亲的偏方起了作用。

冬天的这场咳嗽,终于在忍受了几天苦痛后悄悄消失。那窗外的骄阳,也没有多少冬的痕迹,病中的折磨结束了,这让我倍加珍惜安然健康的日子。

冬日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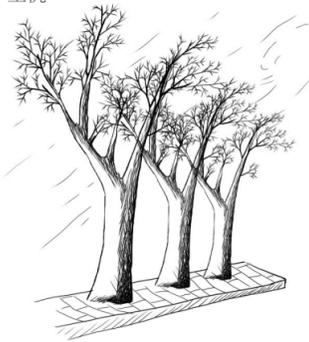
□ 乔凯凯

一夜北风紧,听得窗外树木哗哗作响,到了后半夜,就只剩下呼呼的风声以及大风穿过光秃的枝条,发出的拖着长音的、如吹哨般略带尖锐的声响。及至天明,曾经的繁茂凭空消失,树上的枝条根根分明,直刺天空,好像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只是人们从未察觉而已。

在丰美饱满的季节,确实无人留意枝条。无论是鲜艳欲滴的花儿,还是葱茏勃发的绿叶,亦或是鲜美诱人的果实,都比枝条光彩夺目,更惹人爱怜。此时,枝条作为配角,默默无闻地化作背景的一部分,甚至被完全掩盖,甘愿为主角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以及牢固稳定的支撑。

冬日到来,繁华落尽,枝条显现出来,还是平凡如故,在凛冽的寒风中微微晃动,似根根铮铮铁骨,顽强、坚韧,展示出严冬里的一种生命形态。人们喜欢“伤春悲秋”,是因为春花凋谢,树叶飘落引起人们的无限感慨与伤怀。但在面对光秃的枝条时,心内升腾起来的可能有感动,肃穆与震撼,却独不会有感伤。枝条虽干枯,却保持着迎风耐寒的筋骨,孕育着来年春日的生机与活力。这是冬日对枝条的锤炼,也是枝条的一场自我修行。可以想象,一场浩大而热烈的景象在不久后即将拉开序幕。

冬日的山里看起来更加寂寥,如若走进,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草木枯萎,山里变得空旷,却一点都不孤寂。好像天地间赫然出现了一个大舞台,平日隐藏在幕布后面的角色都闪亮登场,树枝间跳跃的松鼠、横穿小路的刺猬、在山坡穿梭的野兔……当然,一棵棵褐色与灰色的树枝此刻也变得醒目,



冬日山里的树木

如果有人问,你童年时都玩过哪些玩具的话,我可能会掏出一张白纸。因为我的童年里,一张纸便能够满足我对于玩具的畅想。

纸,能够折出各式各样的小玩具,比如说纸飞机:一张长方形的白纸,两面对折一下,随后将上面两个角,沿着折出来的中线连续折叠几次。大家都喜欢比谁的纸飞机飞得远,发动前还会专门向着自己的纸飞机哈一口气,再把它给扔出去。

有一次,朋友阿宝突然跟大家炫耀着自己的新纸飞机:那架纸飞机用红色的卡纸制作而成,除了有一对做工考究的翅膀外,后面居然还有一条精致的“尾巴”,这真是我见过的最为精美的纸飞机。大家都不知道这架纸飞机是如何折出来的,于是纷纷向阿宝请教这架纸飞机的折法。学来学去,也没人学会了,因为阿宝自己也不会。他架架纸飞机,是他的姐姐帮他折的。

可大家实在心痒难挠,终于有一天,大家一起商量后对阿宝说:“你的这

架纸飞机可真漂亮,大家都想玩一玩。要不每个人轮流玩一回,咋样?”阿宝很大方,略加思索便同意了,但是他也说:第一回合必须他上场。这架纸飞机本就是阿宝的,他的要求合情合理。

于是,阿宝使劲朝着他的纸飞机哈了一口气,然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甩了甩胳膊,一个劲儿将纸飞机抛向了空中。这架绚丽的纸飞机果然不同凡响,“动力”似乎也比普通的纸飞机高了几个档次。只见它在空中回旋了几圈之后,一溜烟地扎进了围墙外的小房子里,不见了踪影,空留呆站着的阿宝黯然神伤。

纸还可以折很多好玩意儿,比如纸青蛙。纸青蛙的折法多种多样,但凡是纸青蛙,后面都有一个尾巴,按动它的尾巴,纸青蛙便会向着前方跳去。如果一个纸青蛙跳不起来,那便是一只失败的纸青蛙,这样的纸青蛙大抵是会受到

伙伴们的嘲笑的。

伙伴们都有为纸青蛙配图案颜色的传统,我喜欢给我的纸青蛙画上一双眼睛,然后再用水彩笔画上一些条纹,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只真青蛙。大家喜欢“斗青蛙”,即各自的纸青蛙朝向对方,按动尾巴,让自己的纸青蛙向着对手发起“进攻”,谁的纸青蛙被对手的撞翻了,那就输了。所以,给自己的纸青蛙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很重要,这样能在气势上镇住对方。比如,我用过的纸青蛙名字有“霹雳号”、“闪电号”、“疾风号”等等。

此外,为了让自己的纸青蛙进攻威力更“猛”一些,大家通常都会按照自己的思路 and 想法对纸青蛙进行各式各样的改造。比如,将纸青蛙的头部设计得更加尖锐一些,或者是绞尽脑汁将青蛙的爪子设计得宽大一些。有的伙伴,甚至用两三张纸叠加起来,设计出了一款

纸上童年

□ 邱俊霖

重量级的纸青蛙,为的就是让自己的纸青蛙能够胜过对手一筹。

纸,最有竞争性的玩法是折叠成方宝,玩的时候相互摔打,谁先把对方的摔翻,谁就赢了。我们平常玩的方宝并无什么特别花样,有个伙伴倒是曾用几种不同颜色的卡纸折成一枚三色方宝,这让我们大开眼界,但也觉得颇为可惜。因为方宝摔打的时间多,打着打着就破相了,用太好的纸折方宝,不划算。一张普通的纸,能够制作的玩具实在太多了,我的朋友春喜甚至曾用纸折过一枚纸陀螺,我一直想学,可一直没学会。直到现在,我还觉得颇为遗憾。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对玩惯了手机和电子产品的孩子来说,简单单调的纸玩具也许没什么吸引力了。那些纸玩具,就像童年的纸飞机一样,向着天空飞去,然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纸飞机

站在小院里朗诵雪

大雪过后,小镇总有一些爱诗的人站在桦木杆围成的小院朗诵一场伟人笔下的雪

有山村老师,医生,护林员好像这场雪在1936年的雪又从时空返回,下在炊烟四起的小镇

隔壁老聂拄着扫帚,用带着苏味的男低音,把雪朗诵得纷纷扬扬

写雪的诗多如漫山的白桦树而人们只偏爱这场雪,你刚读罢我又接手,把一场雪读得热气腾腾

内向的我只是个听众只在一个人的山路上,才敢放开嗓子把沁园春里的雪下进松涛深处

每个墨绿的句子,都会被群山放大激荡着蓝天,填满了幽谷

适意

不去想,桂花酒会不会醉人不关心,雨巷的花纸伞何时走出悠长

时光,那么软那么甜泡一杯水,足以忘却一场秋天那些半道转弯的风就随它去吧。中年的脚步

愈发多事鬓角的白,挤满稠密总在不起眼的日子与乌黑板着手腕,较量

而我,揣着长短句行走一纸江湖。贩卖那段绵柔的光阴(王文政)

在寒风里挺直了腰杆

做一只松鼠,要学会觅食和储藏寒风也会,波光粼粼的湖中水成了一个硕大的镜面干枯的树干,冷硬的石头傲雪的松柏,有骨节的绿竹都在其中,无论寒风怎么摧残都坚持着一个信念:绝不变色再次重述等待更多的大雪袭来(张希良)

草原欢歌

雪山皑皑 闪烁银光,大河在碧野潺潺流淌。满山遍野撒满珍珠般的牛羊,冰峰脚下是天使般美丽的草原,美丽的草原,是我可爱的家乡。

骏马飞驰在广阔的草原上,百灵鸟在森林里婉转歌唱。高原人美好愿望随欢歌展翅飞翔,冰峰脚下是天使般美丽的草原,美丽的草原,是我可爱的家乡,可爱的家乡!(李均)

年华

把我的年华收拢起来就像收拢一把雨伞

再撑开时伞顶仿佛是离去的少年而伞面就是现在

我希望进入伞柄般弯曲的老年既葆有少年的锐气又更富有深厚的博大与慈善(夏兴初)

芦花

从去处归来荒野果然是梦幻之地写满了纯粹和答案

风声还像最初的啼哭草丛、流水是最初的面目来了才发现,还是为了最初的那片洁白

没有麦子,也没有稻谷不需要收割,也不需要储存旗帜带着饱满的颗粒和晶莹的光泽飞舞一切寒冷又有温度一切本无所谓方向像日头只管沉醉和消融(王亮庭)